

「日」江戸川乱歩 著 竺家荣 译

D坂 杀人案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D 坂杀人案

〔日〕江戸川乱步 著 竺家荣 译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D坂杀人案 / (日) 江户川乱步著; 竺家荣译. —
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6.8
ISBN 978-7-5411-4335-9

I. ①D… II. ①江… ②竺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
集—日本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
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21616号

DBAN SHARENAN

D坂杀人案

[日] 江户川乱步 著

竺家荣 译

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
责任编辑 金炆溟 周 轶
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
内文设计 杨 芬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成品尺寸 700mm × 980mm 1/16
印 张 16 字 数 160千字
版 次 2016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335-9
定 价 38.00元

目 — 录

红房间		105
心理测试		073
人体扶手椅		053
镜中地狱		033
D坂杀人案		001

顶棚里的散步者		213
偶人畸恋		189
花押字		173
阿势出场		155
携带贴画旅行的人		131

• D坂杀人案 •

（上）事实

那是九月上旬的一个闷热的傍晚，我正在D坂大街中段的一家名叫白梅轩的茶馆喝着冷咖啡。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，还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，因此整天无所事事地在寄宿的房间里看书，看累了就出去漫无目的地散步，找个这类比较便宜的茶馆消磨时光。这家白梅轩茶馆离我的住处最近，又位于我出去散步的必经之地，所以我来这里的次数最多。不过，我这个人有个怪毛病，一进茶馆，就会坐上好久。我本来吃得就少，囊中又羞涩，连一盘西餐也不点，只是两杯三杯地喝着廉价咖啡，不换地方地坐上一两个小时。我倒不是想招惹女招待，或是跟她们调什么情，只是觉得这地方毕竟比我的宿舍漂亮些，待着心情舒畅吧。这天晚上，我同往常一样，要了杯冷咖啡，像往常那样占据了面对街道的窗边位子，一边慢悠悠地喝着咖啡，一边呆呆地望着窗外。

说到这白梅轩所在的D坂，从前是以制作菊花偶人^①为世人所知的地方。原本狭窄的街道，由于近来市政改建，刚刚拓宽成几间^②大道，马路两旁还有不少空地，比现在的街道要冷清多了。隔着大马路，在白梅轩正对面有一家旧书店，实际上，我一直在盯着这家旧书店。虽说这家旧书店很寒酸破旧，并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景色，但是我对它抱有特殊的兴趣。因为最近我在白梅轩新结识了一位奇特的男子，名叫明智小五郎，而且跟此人一聊，感觉他与众不同，头脑聪敏，我欣赏他喜欢侦探小说是一方面，但主要是因为前几天听他说，他青梅竹马的女友现在是这家旧书店的女主人。我曾在这家书店买过两三本书，在我印象里，女主人是个大美人，虽然说不出她怎么好看，但她给人感觉颇有风情，对男人有种吸引力。由于晚上都是她在书店里照看生意，所以我想今晚她必定也在店里，就朝店里张望。那小店的门脸只有四米多宽，看了半天，也没有看见那个女人。我心想，她早晚会出现的，所以眼睛一直盯着对面。

然而，看了好久也不见那女人出现。我有些不耐烦了，正要看向旁边的钟表店时，忽然听见那个店面与里间之间的拉门吧嗒一声关闭了——专家称这拉门举世无双，一般应该糊纸的中间部分，是两个重叠格子窗，每个约五厘米宽，可以拉开、关合——旧书店是容易被小偷窃的，书店主人通过这个拉门的空隙就可以监视书店内部。可是关

① 菊花偶人是指用菊花、菊叶做成的偶人，也指用它制作的偶人景物。

② 间，日本长度单位，一间=6尺（1.818m）。

上那个拉门，让人觉得奇怪，如果是寒冷天气，就另当别论，可现在是九月，天气闷热，那拉门被关得那么严实就不正常。这样一想，那旧书店里面大概发生了什么事，于是我又目不转睛地盯着看起来。

说到旧书店女主人，我也曾经听茶馆的女招待们谈论过有关她的一些传闻。不外乎从浴池里遇到的婆娘或姑娘们那里听来的闲言碎语，继续学舌而已。“旧书店的老板娘虽然漂亮，但是脱了衣服后，浑身都是伤呢！肯定是被人打的或是抓出来的。不过看他们夫妻俩挺好的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”别的女人也接过话茬儿说：“书店隔壁的旭屋炒面馆的女主人身上也老是青一块紫一块的，看样子肯定是被人打的。”……那么，这些传言说明了什么呢？当时我并未特别留意，觉得那不过是男主人过于粗暴罢了。但是，各位读者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，这件小事与我现在讲的故事有着很大的关联，读到后面自然会明白。

这个暂且不提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书店看了大约三十分钟，大概是出于某种不祥的预感吧，我的眼睛一直没敢离开书店，仿佛只要一离开就会出什么事似的。就在这时，刚才我提到的那位明智小五郎，身着那件经常穿的黑粗条浴衣，晃悠着肩膀从窗前走过。他看到我在里面，向我点了点头，走进茶馆，要了杯冷咖啡，在我旁边和我一样面对窗户坐下来。他发觉我总是看着一个方向，便顺着我的视线向对面旧书店望去。奇怪的是，他似乎也对书店很感兴趣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对面。

我们俩就这样不约而同地边瞧着同一个地方，边东拉西扯。当时我们都说了些什么，现在大多已经忘记，且与这个故事关系不大，故而略去，不过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谈话的内容是关于犯罪与侦探方面的。在此仅举一例。

小五郎说：“绝对有破不了的案子，是这样吗？我认为有这样的可能。例如，谷崎润一郎^①的《途中》里的那类案子是绝对破不了的，即使小说中的侦探破了案，也是作者凭借非凡想象力创作出来的情节。”

“我不这么认为。”我说，“现实问题姑且不谈，从理论上讲，没有侦探破不了的案。只不过现在的警察中，没有像《途中》所描写的那样高明的侦探。”

谈的大致是这些。但是，在某个瞬间，我们两人同时不说话了，因为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注意观察着对面旧书店里发生的奇怪的事情。

“你好像也注意到了？”我轻声问。

他立即答道：“是偷书的吧？奇怪啊，从我进了这里以后，一直看着呢，这已是第四个偷书的了。”

“你来这儿还不到三十分钟，三十分钟里就有四个人偷书，奇怪，怎么里边就没人出来看一看呢？在你来之前，我就一直盯着那个

① 谷崎润一郎（1886—1965），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。早期作品追求从嗜虐与受虐中体味痛切的快感，在肉体的残忍中展现女性的美，故有“恶魔主义者”之称。中后期作品回归日本古典与东方传统。发表于1920年的《途中》，被认为是日本侦探小说的滥觞。

地方，差不多一个小时前吧，我看到那个拉门，就是那个带格子窗的拉门关上了。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盯着呢。”

“是不是那家的人出去了？”

“可是，那个拉门一次也没有拉开过。如果出去的话，也是从后门吧……三十分钟都没有人看店，的确很奇怪啊！怎么样？要不去看看吧？”

“好吧。即使屋里没发生什么事，也许店主在外面遇到什么事了吧。”

要是碰上一件犯罪的案子就有意思了，我边想边走出茶馆。小五郎一定也这样想，他显得很兴奋。

和一般旧书店一样，书店内没有铺地板，正对面及左右两侧墙壁排满了高达天花板的书架，书架半腰是便于摆放书籍的台子。房子中央像小岛似的，有一张长方形的桌子，也是为了摆放书籍用的。在正面书架的右边空出了约一米宽的通道，可以通往里间，通道上装有先前提到的那个拉门。书店老板或老板娘平常总是坐在拉门前半个榻榻米的地方，照看店里的买卖。

小五郎和我走近这个拉门，高声叫喊，却无人应声，好像里面没有人。我稍微拉开拉门，向房间里面窥视，屋里电灯关着，黑乎乎的，隐约看见房间角落里好像有个人躺着。我觉得奇怪，又叫了一声，依然没人应答。

“没关系，咱们进去看看吧。”

于是我俩就咚咚地登上了铺席，走进里间。小五郎打开电灯，就在这时，我俩同时啊地叫了一声，因为在房间的角落里躺着一具女尸。

“这不是女主人吗？”我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，“看样子是被人掐死的。”

小五郎走近尸体，观察起来。

“好像已经救不活了。必须赶快报告警察。这样吧，我去打公用电话，你在这儿守着，还是先不要告诉邻居，现场被破坏就麻烦了。”

他命令道，然后往五十米开外的公用电话亭奔去。

尽管平时谈论起犯罪和侦探来，我总是讲得头头是道，但还是头一次遇到真的案件。我不知该干什么，只是呆呆地看着房间里面。

整个房间有六个榻榻米大小，再往里面去，右边的一间隔着一条窄小的走廊有个两平方米的小院和一个厕所，院墙是木板做的——因为夏天，所有的房门都开着，所以能够一直看到后院。左半间是双扇门，里面是两个榻榻米大小的地板间，连接后门，可以看到狭小的厨房，后门的高腰拉门^①关着。右侧是四张隔扇，隔扇里面可能是通向二层的楼梯和储物间。整个屋子是非常普通的简陋长屋^②的布局。尸体靠近左侧墙壁，头朝着店内方向。为了尽可能保留犯罪现场，也

① 腰，指腰板，即腰板比较高的拉门。

② 长屋，相当于联排房似的日本民居建筑。

因为气味难闻，我尽量不靠近尸体。然而，房间狭小，即使不想看那女人，眼睛也自然转向那个方向。女人身穿粗格浴衣，仰面躺着，但是浴衣下摆被卷到膝盖以上，腿部完全裸露着，没有一点儿抵抗的痕迹。脖子看不太清，但被掐过的地方已经变紫了。

大街上人来人往。有人大声说着话，有人穿着木屐嘎嗒嘎嗒地走着路，还有人醉醺醺地边走边高声哼唱流行曲，一派太平之景。然而就在相隔一道拉门之内，一个女人惨遭杀害，横尸屋内，真是莫大的讽刺啊！我心情复杂，木然呆立。

“他们马上就到！”明智君回来了。

“噢，是吗？”我感觉说话都有些费力了。然后我俩一直四目相对，默然无语。

没过多久，一位穿制服的警官和一位穿西装的人赶到了。后来知道穿制服的警官是K警察署的司法主任，另一位从他的衣着和带来的东西也可以猜出来，他是该警察署的法医。我们向司法主任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发现尸体的过程。最后，我又补充道：

“这位明智君进茶馆时，我偶然看了一下钟表，刚好是八点半，所以这拉门关闭的时间应该是八点左右。我记得那时房间里还亮着灯，因此，可以说明至少在八点钟左右的时候，这个房间里的人还活着。”

司法主任边听我们讲述，边在笔记本上做记录。此时，法医已检验完尸体，等着我们的谈话告一段落。

“看样子是被掐死的，用手掐的。请看这里，这变紫的地方有手指的痕迹。还有，这个血痕是指甲造成的。从拇指的痕迹在颈部右侧来看，是用右手掐的。估计死亡时间还没超过一小时吧，但是已经没有救活的希望了。”

“这么说是被人由上往下掐的了。”司法主任思索着说，“可是，死者又没有抵抗的迹象……大概是动作非常迅速吧，力量也特别大。”

说完，他转向我们，询问这家书店男主人在哪里。我们当然不知道。于是，小五郎很主动地出去叫来了隔壁钟表店的男主人。

司法主任与钟表店男主人的问答大致如下：

“这个店的男主人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“这儿的老板每晚都去摆夜摊，一般不到十二点是不会回来的。”

“去什么地方摆夜摊？”

“好像经常去上野的广小路那边，但今晚去什么地方了，我也说不好。”

“大约一个小时之前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”

“动静？”

“这还不明白吗？就是这个女人被害时发出的叫喊声或者搏斗声……”

“好像没有听到什么不寻常的声音。”

谈话间，附近的居民听说了此事都跑来了，加上过路看热闹的，旧书店门口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。人群中有位旧书店另一侧隔壁的袜子店女主人，也帮着钟表店男主人说话，说她也没听到什么声音。

这期间，邻居们在一起商议之后，派了一个人去找旧书店男主人。

这时，马路上传来汽车停车的声音，随后一帮人鱼贯而入。他们是接到了警察的急报后，立即赶来的检察厅的人、K警察署署长以及当地的名侦探小林刑警——当然我是事后才知道他的身份的。我有一位做司法记者的朋友，与本案承办人小林刑警很有交情，所以，后来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了许多关于本案的情况——先一步到达的司法主任向他们报告了到目前为止知道的所有情况，我和小五郎也不得不重复一遍刚才的陈述。

“关上大门！”

突然，一个上穿羊驼呢外衣，下着白色西裤的貌似下层公务员的男人高声喊道，并随即关上大门。此人就是小林刑警。他就这样赶走了看热闹的人群，立即开始勘查。他行事起来旁若无人，检察官和警察署署长等人似乎都不在他眼里。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个人在勘查，其他人好像是专门为了旁观他那敏捷的动作赶来似的。小林刑警首先检查了尸体，对脖颈周围看得特别仔细，看完后对检察官说：

“这个指痕没有什么特征。也就是说，除了说明是一般人用右手掐的之外，没有其他线索。”

随后，他说要对尸体进行裸体检查。于是，如同议会召开秘密会

议一般，我们这些旁观者都被赶到了房间外的店面。所以，这期间他们又有了什么新发现，我不得而知。不过，据我的推测，他们一定发现了死者身上有许多新伤，就像茶馆女招待说的那样。

不久，这个秘密会议结束了，但我们有所顾忌，仍然没进入里间，只是从那个店面与里间之间的拉门空隙向里面张望。幸运的是，我们是案件的发现者，而且，回头他们还要取小五郎的指纹，所以我们一直待到最后，没有被赶走，或者说是被扣留下来了也许更准确。小林刑警的搜查并不限于里间，而是屋内屋外全面搜查。我们一动不动地待在一个地方，不可能看到他搜查的全过程，但幸运的是，检察官始终坐镇里间，一直没有任何动静，所以，小林刑警出出进进一向检察官报告的搜查结果，我们都一字不漏地听到了。检察官让书记员根据小林刑警的报告写出案情调查汇总。

小林刑警首先对死者所在的内室进行了搜查，但是好像没有发现任何罪犯的遗留物、足迹或其他值得侦探注意的东西，只有一个东西例外。

“电灯开关上有指纹。”向硬橡胶开关上撒了些白粉的小林侦探说，“从前后情况来看，关电灯的肯定是罪犯。你们二位是谁开的灯？”

小五郎说是他。

“是吗？好吧，回头让我们取一下你的指纹。把这个开关整个取下来带走，注意不要触摸。”

之后，小林刑警爬上了二楼，在上面待了好久才下来，下来后就说：“需要去查看一下后门的胡同。”说完，他就出去了。过了约十分钟，他带着一个男人回来了，手中的手电筒一直亮着。这个男人约莫四十岁，浑身上下肮脏不堪，上身穿的是绉绸衫，下身穿的是草绿色的裤子。

“脚印没有查到。”小林刑警报告说，“后门的胡同可能因为日照差，路很泥泞，有很多木屐脚印，乱糟糟的，一点儿也不清晰。不过，这个人，”他指着带回来的男人说，“他的店开在后门胡同出口的拐角处，是个冰激凌店。这是个死胡同，所以，如果罪犯从后门逃走，必然会被这个人看到的。喂，请你再回答一遍我的提问。”

于是，冰激凌店主与小林刑警开始了一问一答。

“今晚八点前后，有人进出过这个胡同吗？”

“一个人也没有。天黑以后，就连猫仔都没见到一只。”冰激凌店主的回答很得要领，“我在这儿开店很久了，这条街的老板娘们，夜间很少从那儿走，因为那儿的路不好走，又特别昏暗。”

“来你店里的顾客，有没有人进胡同呢？”

“也没有。所有人都是在我面前吃完冰激凌后，就马上原路返回了。这是我敢肯定的。”

假如这个冰激凌店主的证词可以相信的话，那么，罪犯即使是从这家的后门逃走的，也没有从这个唯一的通道——胡同出去。可是，也没有人从书店正门出来啊，因为我们一直在白梅轩盯着这里，绝对

不会有错。那么，罪犯到底是从哪儿逃走的呢？按照小林刑警的推理，罪犯逃走的方式有两种：潜入了前后门的邻居家中，或者罪犯就租住在隔壁。当然也有可能从二楼，沿着屋顶逃走，但是从对二楼的调查结果看，临街的窗户是关着的，没有动过的迹象，而后面的窗户，由于天气闷热，所有人家的二楼都开着窗户，有的人在露台上乘凉，所以从那儿逃走似乎是比较有难度的。

于是，所有勘查人员一起开了个短会，研究侦查方向，最后决定分组行动，挨家挨户搜查附近的住家。实际上，前后左右的住户总共只有十一家，搜查起来并不太费事。与此同时，小林刑警再次对旧书店进行了侦查，从房檐下面到天花板里面，彻底搜查了一遍。结果，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线索，反而把事情弄得愈加复杂了。原来，与旧书店一店之隔的点心店的男主人，从傍晚到刚才，一直在屋顶的露台上吹尺八^①，问题是他坐的位置正对着旧书店二楼的窗户，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

各位读者，此案变得越发有趣了。罪犯到底是从哪里进去，又是从哪里逃走的呢？既不是后门，也不是二楼窗户，当然也不可能是前门。难道说他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吗？抑或像烟一样无影无踪？不可思议的事还不止这些。小林刑警带到检察官面前的两个学生，说出的话更是奇妙。他俩是在这附近租房子住的某工业学校的学

① 尺八，中国古乐器名。竹制，外切口，五孔（前四个后一个），属边棱振动气鸣吹管乐器，以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，现在日本得到了很好的传承。